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三三年



1933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 录

1933 年

我们太太的客厅 (2)

《娜拉的出路》序 (29)

冬儿姑娘 (31)

1933 年

我们太太的客厅

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，温煦而光明。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。所谓太太的客厅，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，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，从略。

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，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“沙龙”的主人。当时当地的艺术家的诗人，以及一切人等，每逢清闲的下午，想喝一杯浓茶，或咖啡，想抽几根好烟，想坐坐温软的沙发，想见见朋友，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，陪着他们谈笑，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，走路或坐车，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。在这里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盼望的一切。

正对着客厅的门，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，上半截满嵌着玻璃，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。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，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，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。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

来，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啾，屋子的一切，便好似蒙在鲛鲛之中的那般波动，软艳！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，桌前一张转椅，桌上一大片厚玻璃，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。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，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，旁边放着几卷白纸。

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，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。无疑的，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，十六七岁时尤其嫩艳！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。有一张正对着沙发，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，活人一般大小，几乎盖满半壁，是我们的太太，斜坐在层阶之上，回眸含笑，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，鬓云，眼波，巾痕，衣褶，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。我们的太太说，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，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。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，斜着身子，微侧着头。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，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，横波入鬓，眉尖若蹙，使人一看到，就会想起“长眉满镜愁”的诗句。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，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，一样的笑靥，一样的眼神，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。此外还有戏装的，新娘装的种种照片，都是太太一个人的——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，至少是我们没

有看见。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，他在客人的眼中，至少是猥琐，是市俗。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，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，不抽一口厌烦的气？

北墙中间是壁炉，左右两边上段是短窗，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，上面整齐的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。有一套黄皮金字的，远看以为定是莎翁全集；近看却是汤姆司·哈代。我们的太太嗤的一声笑了，说：“莎士比亚，这个旧人，谁耐烦看那些个！”问的人脸红了。旁边几本是 E. E. Cummings 的诗，和 Aldous Huxley 的小说，问的人简直没有听说过这几个名字，也不敢再往下看。

南边是法国式长窗，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。——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场柳，柳丝垂满院中。树下围着几块山石，石缝里长着些小花，正在含苞。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，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。旁边一个红木架子支的大铜盘，盘上摆着茶具。盘侧还有一个尖塔似的小架子，上下大小的盘子，盛着各色的细点。

地上是“皇宫花园”式的繁花细叶的毯子。中间放着一个很矮的大圆桌，桌上供着一大碗枝叶横斜的黄寿丹。四围搁着三四只小凳子，六七个软垫子，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。

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，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，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。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，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，翡翠扣子，下面是肉色袜子，黄麂皮高跟鞋。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，半掩着耳轮，轻轻的拢到颈后，挽着一个椎结。衣袖很短，臂光莹然。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，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，一只绿玉戒指。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，眼波欲滴，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，双颊褪红，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，腰肢也不如十年前“二九年华”时的那般软款了！

我们的太太四下里看着，口里唤着 Daisy，外面便走进一个十七八的丫头，浓眉大眼的，面色倒很白，双颊也很红润——客人们谈话里也短不了提到我们的 Daisy。当客厅中大家闭目凝神的舒适的坐着，听着诗人们诵着长诗的时候，Daisy 从外面轻轻的进来，黑皮高跟鞋，黑丝袜子，身上是黑绸子衣裙，硬白的领和袖，前襟系着雪白的围裙，剪的崭齐的又黑又厚的头发，低眉垂目的，捧进一炉香，或是一只药碗，轻轻的放在桌上，或是倚着椅背，俯在太太耳边，低低的说一两句话，太太抬头微微的一笑，这些情景也时常使这听诗的人，暂时，完全的把耳边的诗

句放走。

Daisy 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。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，痛骂人口的买卖，而对于“菊花”的赠嫁，并不曾表示拒绝。菊花是 Daisy 的原名，太太嫌它俗气，便改口叫 Daisy，而 Daisy 自改了今名之后，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，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，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，Daisy 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：“Mrs. is in bed, can I take any mes—sage?”^① ——

太太说：“你看你还不换衣裳去！把彬彬的衣裳也换好，回头客人来了，把她带到这里来喝茶。”Daisy 答应了一声，向后走了。

——彬彬就是画上抱着我们太太的颈项的女儿。她生在意大利。我们的太太和先生的蜜月旅行，几乎延长到两年。我们的先生是银行家，有的是钱，为着要博娇妻的欢心，我们的先生在旅途中到处逗留，并不敢提起回国的话，虽然他对于太太所欣赏的一切，毫不感觉兴味。我们的太太在种种集会游宴之中，和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争执着，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静听，往往倦到入睡。我们太太娇嗔的眼波，也每

① 英语：“太太还没起，我能不能给您带个话？”——作者原注。

每把他从朦胧中惊醒，茫然四顾，引得人们有时失笑。我们的太太这时真悔极了，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，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！但是丈夫终久不比情人，种种的舒服和方便，对于我们的太太，也有极大的好处。这些小小的露丑，太太对着她最忠诚的爱慕者虽然常常怨抑的细诉着，而在大庭广众之间，也只是以漠然的苦笑了之。

彬彬未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，怕她长的像父亲。等到她生了下来，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！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，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。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。

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，彬彬有着长长的眉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。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，而五岁的年纪，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。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，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，她虽然极爱彬彬，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。

三麻子扮关公，打着红脸，威风凛凛。跟前的那个小马童，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配衬关公。关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，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一连翻起十来个筋斗。我们的彬彬，便是那个小马童——

远远的门铃响了几声，接着外院橐橐的皮鞋声，

Daisy 在小院里扬声说：“陶先生到。”一面开着门，侧着身子，把客人往里让。

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，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，臂肘倚着靠手，两腿平放在一边，微笑着抬头，这种姿势，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。

——陶先生是个科学家。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，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，尤其是在女人面前，总是很局促，很缄默。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，我们的太太在“二八芳龄”的时候，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，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，陶先生脑中，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。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，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。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，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，他便躲坐在屋角，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。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，终而鄙夷，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。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，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，在众人未到之先，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——

太太笑说：“你找个地方坐下，试验作的如何了？还在提倡科学救国罢？”陶先生仍旧蹑蹑的含糊的答应了一声，帽子放在膝上，很端正的坐在屋角的一张圈椅里。他的心微微的跳着，在恐惧欢喜这独对的一刹那。

看他依旧说不上话来，我们的太太又好笑又觉得索然，微吁了一口气，懒懒的站起。彬彬已从门外跳了进来，一头的黑发散垂着，浅绿色的衣服，上面穿着细白绒衣，线绿边的白袜子，黑漆皮鞋。彬彬衣服的绿色，是正在我们太太的衣服和镯子颜色中间的一种色调，Daisy 是懂得以太太的衣服为标准而打扮彬彬的。

看见彬彬进来，陶先生似乎舒畅了许多，赶紧站起来拉住彬彬的手。太太又懒懒的坐下，掠一掠头发说：“彬彬，你同陶叔叔玩罢。陶叔叔整天研究化学，你问他猪肝和菠菜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维他命 ABCD？平常妈妈劝你吃这些个，你总不听……”

外面 Daisy 又扬声说：“袁小姐到。”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站了起来。

——袁小姐是个画家，又是个诗人，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，也是这“沙龙”中的唯一女客人。当时当地的画家女诗人当然不止袁小姐一个，而被我们的太太所赏识而极口称扬的却只有她一人！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，却并不喜欢女人。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，特别的琐碎，特别的小方。而不守旧，不琐碎，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画家，诗人，却都多数不在我们太太的眼里，全数不在我们太

太的嘴里，虽然有极少数是在我们太太的心里。

我们的太太说，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，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，在我们太太口里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，而袁小姐却从来没受过我们太太的批评。我们的太太在客人前极口替她揄扬，辩护，说她自然，豪爽，她自有她真正的美！

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：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，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。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，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，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，年轻时虽以之自傲，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。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，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袁小姐的臃肿，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；我们太太的莹白，显得袁小姐越黧黑。这在“沙龙”客人的眼中，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。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，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，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，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。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，无脂粉气，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，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——

袁小姐挺着胸，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，气吁吁的坐下，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，一面从袖

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，拭着额汗。她穿着灰色哗叽的长夹衣，长才过膝，橙黄色的丝袜子，豆腐皮似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。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。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，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。浑身上下，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，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。

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侧坐在袁小姐的旁边，问：“别气急败坏的，你告诉我，是受了哪个批评家的气？”袁小姐喘口气，咽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什么批评家，是一群混蛋！刚才我忽然如有所使，吃完饭，脸也没洗，一口气跑到天坛去画画。刚安好画具，起了几笔，四围便哄上一大群丘八。起初还是远远的看，后来越挤越近，指手画脚的，蒜臭，汗臭，熏得人要死。我越画越不耐烦，最后我匆匆的收拾了，提起画箱就走，这一群大爷还笑嘻嘻的远远的把我送出园门。你看气人不？把我一腔的灵感，生生的撵走了！”

我们的太太笑了：“这是一班普罗的欣赏家呀，你应当欢迎他们才是！快好好的歇一歇。你那幅玉泉山塔画带来了没有？一会儿好让我们赏鉴赏鉴。”

陶先生和彬彬痴痴的望着她俩。

太太招呼陶先生说：“你过来谈谈，你正需要这么一个和你正相反的朋友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女人，一个豪爽的谈话者……”陶先生嚅嚅着往前走了一

步，院子里已走进一群人。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都回过头来，陶先生拉着彬彬的手赶紧的便溜到门外去。

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，越众上前的是一个“白袷临风，天然瘦削”的诗人。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，白净的脸，高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态度潇洒，顾盼含情，是天生的一个“女人的男子”。

诗人微俯着身，捧着 we 太太指尖，轻轻的亲了一下，说：“太太，无论哪时看见你，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……”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，抽出手来，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。

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，两道短须，春风满面，连连的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太太，你好！”

哲学家背着手，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，抽出叔本华《妇女论》的译本来，正在翻着，诗人悄悄过去，把他肩膀猛然一拍，他才笑着合上卷，回过身来。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，深目高额，两肩下垂，脸色微黄，不认得他的人，总以为是个烟鬼。

我们的太太正和一位政治学者招呼，回头看见，便嗔着诗人说：“你真是！搅他作什么？我这里是个自由的天地，各人应该挑着自己心爱的事去作。”哲学家抱歉似的，鞠躬笑着说：“书呆子真没有办法！到哪里都是先翻人家的书。”诗人在一旁嗤嗤的笑着。

太太回身问着政治学者：“你们这些人还说什么

创造舆论？近来的市政越来越不像样了。自来水把我们喝病了还不算，那天我同袁小姐到玉泉山去画画，这一道的汽车，险些没有把我们颠死！亏那站上的巡警还有脸拦住我们的车，问我们要车捐！我问他：‘你们把这些捐钱用到哪里去了，你看这刀山般的汽车道！’真是，尽让我们来说话是不行的呀，你们这些‘政治家’！”太太一口气说完，回身自己点着一支烟，坐了下去，又问袁小姐：“是不是？你说？”

政治学者很年轻，身材魁伟，圆圆的脸，露着笑容，他也鞠躬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！这汽车道是太坏了。等着我做了市长，那时您再看。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‘在野党’呀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！我们的太太也不禁嗤的笑了，回头叫“Daisy 看茶！”

Daisy 轻盈的蹑着脚尖进来，递过杯盘，便递着糕点。门外有两个白长衫，黑缎子坎肩的仆人，屏声静气的在伺候传递着汤水。

我们的太太捧着茶杯，走到文学教授面前。文学教授正和袁小姐讲着前天北海的画展，看见太太过来，赶紧握着茶巾站起。我们的太太笑说：“快别起来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我举荐的那个诗学教授怎么样？”一面便侧坐在袁小姐的椅沿。

文学教授站着笑说：“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！他虽然年轻，谈锋却健，很会说笑话，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。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，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，看见他的告假条子。”袁小姐忽然笑说：“你们说的是小施呀？他哪里有病！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，来回的走着。”

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，便敛容说：“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，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，同他自己的一本诗，上门求见，我看他写的还不坏，便让他在这里念了几次，以后他也很凄切的告诉我，说他是如何的潦倒。我想也许你们文学系里，容得下这么一个人，没想到……”我们的太太微微的摇一摇头，咽住不说了，站了起来，慢慢的走到窗前，指头抚着杯沿，心不在焉的向着窗外唤道：“彬彬，你进来。”

彬彬两手牵着衣角，笑嘻嘻的走进，挪到我们太太跟前，仰着头说：“妈妈，陶叔叔叫我告诉你，说他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明天早上他还来带我上公园去。”我们的太太从沉思中微笑说：“他倒有工夫——彬彬，你看这些个客人，你也不招呼一声！”彬彬笑着向大家说了一声：“您好！”

诗人坐在书桌前面，连着椅子转了过来，右手两指夹着烟卷，左手招着我们的太太，说：“美，这玻

璃底下的画，又是新的罢？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。”我们的太太拉着彬彬的手，走到桌前，说：“金老先生倒是隔天一来，他催的紧，我也只好敷衍敷衍。春天一到，我的臂腕又有些作酸，真有些不耐烦了。”哲学家还在看着《妇女论》，听了便合上书，微笑说：“太太，我看你也太要强了，身体本来不很好，又要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做，依我说，一个女人，看看书，陪陪孩子……”我们的太太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看的是叔本华的《妇女论》呀，又骂开女人了，女人便怎样？看看书，陪陪孩子，就算一生的事业吗？你趁早搁下叔本华，看一看萧伯纳罢。萧老头子借着女杰周安的口里，向你们这一班男人大声疾呼的说：‘这些女人的事情，一般的女人都能作，但没有一个女人能做我的事情……’”回头又问着文学教授说：“对不对？是不是他说过这几句话？”文学教授赶紧说：“是。”哲学家忽然大笑了，他似乎觉得很滑稽。

彬彬挣脱了我们太太的手，拉了袁小姐，又走到院子里去。政治学者和文学教授也走了出去，在树下低低的谈着话。

小院的门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发光的金黄的卷发，短短的堆在耳边，颈际，深棕色的小呢帽子，一瓣西瓜皮似的歪歪的扣在发上。身上脚上是一色的

浅棕色的衣裳鞋袜。左臂弯里挂着一件深棕色的春大衣，右手带着浅棕色的皮手套，拿着一只深棕色的大皮夹子。一身的春意，一脸的笑容，深蓝色眼里发出媚艳的光，左颊上有一个很深的笑涡。

大家跟前一亮似的，都立刻欢呼了起来：“露西，你好呀，什么时候到的？”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，拉了他的手，笑说：“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，行李一搁在饭店里，便到处的找你，最后才找到你家里。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，没有说到哪儿去，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，你看把我累的！”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，笑了一笑。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，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：“哈罗，彬彬，你又长高了，你妈妈呢？”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，不认识，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。

这时哲学家也走了出来。诗人正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纸来，伸铺在桌上，同我们的太太一同俯了下去。轻轻的念着，笑着，听见门响，抬起头来，立刻站了起来，满面是笑，刚要叫唤，回头看见我们的太太，也望着窗外，微蹙着眉尖，便敛了笑容，轻轻的拍着我们太太的肩：“美，你先往下看，我先出去同她应酬应酬去。”说着便走出去——登时院子里便满了人声。

袁小姐走了进来，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，坐

在书桌前看着诗，便伏在太太耳边，问：“这个外国女人是谁？”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，一面站了起来，伸了伸腰，懒懒的说：“这是柯露西，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，一个风流寡妇。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，舍不得走，便自己耽搁下来了。去年冬天她丈夫在美国死了，她才回去，不想这么几天，她又回来了。我真怕她，麻雀似的，整天嘁嘁喳喳的说个不完！我常说，她丈夫是大糖商，想垄断一切的糖业，她呢，也到处想垄断一切的听众！”袁小姐默然，坐了下去，端起一杯茶来喝着。

在袁小姐以前，露西是我们太太唯一的女友。前年露西到北平的第二天，文学教授便带她来拜访我们的太太，谈得很投机。事后我们的太太对人说露西聪明有礼；露西对人说一个外国人到北平，若不见见我们的太太，是个缺憾。于是在种种的集会之中，她们总是形影相随，过了有好几个月，以后却渐渐的冷淡了下去。有人说也许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太太客厅中的人物，在某剧场公演《威尼斯商人》，我们的太太饰小姐，露西饰丫鬟。剧后我们的太太看到报上有人批评，说露西发音，表情，身段，无一不佳，在剧中简直是“喧婢夺主”。我们的太太当时并不曾表示什么，而在此后请客的知单上，便常常略去了露西的名字。

Daisy 轻轻的进来，站在太太椅旁，低低的说：“小姐，柯太太来了一会了，在院子里说话呢。”太太抬头皱眉说：“知道了，她自己还不会进来！——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，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？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。”Daisy 答应着，轻轻的又退了出去。

诗人拉着露西进来，后面跟着那一群人。露西咯咯的笑着，左手推着诗人的臂膀说：“你放手，我还没见主人呢。”我们的太太微笑着站了起来，一面也伸出手来，一面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，所以我也没有出去接你。”露西早已又回过头去，看着袁小姐，笑说：“这位是谁，请哪一位给介绍介绍。”诗人赶紧过来笑说：“等我来，这位是袁小姐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诗人……”露西连忙伸手和袁小姐把握，说：“久仰，久仰，今天是您读诗罢，我幸得躬逢其盛。”袁小姐趑趄着，搓着手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今天是来听诗，”一面指着诗人：“他倒是有一篇长诗要念。”露西已自挑了一张矮椅坐下，背倚着矮桌子，两腿直伸着放在软垫上，一面笑说：“来，来，念出来让我们听听，让我也洗一洗行旅的尘秽。”一面自己点上一支烟抽着，很娇慵的慢慢的便闭上眼睛。

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，屋里立刻静了下来。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。诗人拉过一个垫子，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，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。从我们太太的手里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，伸开了，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，又向大家点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便献丑了，这一首长诗题目是《给——》”于是他念：

给——

我昨夜梦登最高的峰上，
地下没有一盏灯，天上没有一颗星。
我只觉得身边有个你——
冰凉的是你的手，跳动的是……

露西忽然睁开眼睛，笑得几乎连椅子翻了过去，两手乱摇着说：“不必念了，底下等我来念——‘跳动的是你的心’，‘星，心，轻，亲，’你又在凑韵……”这一串银铃似的笑声，把这屋里静寂的空气完全搅散了。大家都笑了，政治学者大笑着，站了起来，指着露西，说：“秩序！秩序！你这淘气鬼。”

袁小姐一个人没有笑，只看着我们的太太。太太坐起来，正要说话，诗人已笑嘻嘻的卷起诗稿，从沙发边爬到露西椅旁，拿纸卷打着露西的头，说：“你

是怎么回事，尽拆我的台！”露西仍笑着用夹着纸烟的手，扶着帽子：“小心，你，我的新帽子！……”

Daisy 站在门边说：“小姐，电话打通了，老姨太请您说话。”太太皱着眉头说：“叫彬彬去接，我没有工夫。”一面站起来，走到哲学家面前。哲学家坐着不动，只微笑着抬头，指着露西的背影，声音很轻，说：“女人，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么？”我们的太太忽然很柔媚的笑了一笑，便坐在哲学家的旁边。

彬彬跳了进来，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，说：“妈妈，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，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。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。妈妈，我也去，可以么？”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，抱住臂儿，笑着央求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，一面推开彬彬：“你松手，哪用得着这样儿！你好好的，妈妈就带你去。”彬彬松手下来要走，又站住笑说：“我忘记了，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，说长春有电报来，说外公在那里很……”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，站起推着彬彬说：“你该预备预备去了，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，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。”彬彬答应一声，又欢天喜地的跳了出去。露西向着政治学者点头挤眼一笑。

Daisy 在门外说：“小姐，周大夫到。”一面带进一个客人来，随手把沙发旁边的大灯捻亮了。在暮色与灯光之中，进来的一位，三十岁上下，穿着西装，矮矮胖胖的个子，脸上满堆着使人信任的笑容。一进门便搓着手，笑着连连点头鞠躬说：“袁小姐好，柯太太好，大家都好。我来的真巧，又见着这许多人。”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上前，伸手和大夫把握，说：“也可说是不巧，你又碰着这许多人，又该骂我不休息尽见客了。”周大夫弯着腰从 Daisy 手里接过一根烟来，自己点着，连忙笑着说：“哪里！哪里！我的职务总仿佛是妨碍人家交谊似的，其实我也是不得已。若说太太你呢，前天刚刚伤风，论理也该……”诗人笑着走过来，拍着大夫的肩膀，说：“又是这一套老话，坐下，我问你，这两天生意该好罢，时令伤寒的人多极了，我到处找朋友，差不多个个都在伤风。”周大夫说：“本来么，乍暖还寒时候，最易伤风。”大家都大笑起来。我们的太太笑说：“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，‘乍暖还寒时候’，一加上‘最易伤风’，成个什么话！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，庸俗的我，也沾上点诗气了。”露西正和袁小姐谈话，回头便笑着说：“我们的太太病了，你治，你若得了‘湿气’，谁给你治！”大家又笑了起来，这次袁小姐也看着露西笑了。

小院门外有人声，一个仆人走到屋门口，Daisy连忙迎了出去，低低的说了几句话。仆人出去，Daisy又转身进来，先看着周大夫微微的笑了一笑，才对我们的太太说：“吹笛子的杨先生来了，问小姐今晚上还练习不练习昆曲。我回了他了，说不唱了，客厅里客还未散，周大夫也在这里……”文学教授笑对周大夫说：“你看你多煞风景，否则我们又有耳福了。”周大夫连忙站起，笑说：“我该走了，又是我的不是，我本来也没有说什么，我只说过与其学唱还不如学弹，到底不伤气。她的身子你们也知道……”文学教授敛了笑容，回身对我们的太太说：“为您自己打算呢，自然我们应该劝您把这些事都撇开，不过我们都是‘人’，有时太自私了，只顾到自己的眼福，耳福……”我们的太太微微的笑着，向着文学教授弯了弯腰，正要说话，露西在一边忽然笑起来，接了下去，说：“别忘了还有口福！”大家也大笑起来，又似乎觉得不好，赶紧收住，我们的太太敛了笑容，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。

周大夫从腰袋里拉出表来一看，说：“我真该走了，我本来是出诊，路过你们门口，看见有许多车子，顺便走进来看看……”我们的太太笑了，说：“是不是？我说你是来检查。”一面说着，周大夫已拿起帽

子。露西也站了起来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”说着看着文学教授和政治学者，于是大家都纷纷的离座。露西笑对袁小姐说：“你刚才不是答应我，你也参加我们的晚饭么？”袁小姐踌躇着，看着我们的太太。我们的太太扶着椅背，手指按着嘴唇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懒懒的说：“我也要出去的，不留你了。”诗人连忙从后面替袁小姐披上纱巾。

露西对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把你的客人都带走了，我知道你一会儿要去听戏，中间也要休息休息的。”我们的太太从眼梢瞥了露西一下，没有言语，便回过头去。

哲学家从书架上又取下几本书，同《妇女论》磊在一起，挟在臂里，笑着向我们的太太说：“这几本书可否借我一读，迟日我再送来。”我们的太太笑着看了哲学家一眼说：“你先把上次借去的书送回来再说！也没见我的书都是好的，你一般的也有这些书。”哲学家笑说：“你的版本好多了，我是穷人，买不起善本，只好沾你的光。”

大家寻衣觅帽，都已走到廊上。Daisy 开着门，两个仆人垂手站在阶边，大家纷纷的向我们的太太道谢告别。太太似乎乏了，只微笑着点头，走到小院门口，便站住了。诗人站在太太背后，说：“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来。”露西回头说：“别忘了今晚六国

饭店还有西班牙跳舞！”我们的太太看着诗人说：“你也走好了，还等什么？”诗人笑着，没有答应，只把客人往外送。

诗人进来时，客厅里又已收拾过了，壁炉里燃上松枝。屋里没有灯，我们的太太抱膝坐在炉火微光之前，懒懒的，听见诗人进来，头也不抬。诗人也没有言语，轻轻的拉过一个垫子，便坐在太太旁边，轻轻的说：“这微光，这你，这一切，又是一首诗！”太太不答。

屋里静得只听见松枝爆裂的声音，——Daisy 轻轻的走到门口，看了一眼，又轻轻的退了回去。

诗人轻轻的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叩着笼儿，说：“太静了，连最活泼的金丝雀也不叫了。”我们的太太这时才看了诗人一眼，歪着头说：“金丝雀现在不高兴！”

诗人笑了，走到太太椅旁坐下，抚着太太的肩，说：“美，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！”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，站了起来，说：“这可不能，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，而且—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，——还有西班牙跳舞，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！”诗人也站了起来，挨到太太跟前说：“美，你晓得，她是约着大家，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，当时只是

含糊答应而已，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。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，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，那些等你的人，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，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。——美，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……”

我们的太太不言语，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，轻轻的举到脸上闻着，眉梢渐有笑意。

诗人用手轻轻托住我们太太的臂肘，说：“你还换衣服不？你进去罢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说着已轻轻的把我们的太太推到客厅门外，从甬道墙上摘下一件黑色的斗篷来，替她披在肩上。我们的太太把斗篷往身上一裹，头也不回的走到后面去了。

诗人退进客厅里，伸了一伸腰，点上一支烟，捻亮了灯，坐在沙发上，随后拿起一本诗来。正在翻看，听见门外汽车响，又听见脚步声走入内院来，诗人连忙放下书站起。

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。大异于我们的想象，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，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，大衣敞开着，拿着帽子在手里，看见诗人，便点头说：“你在这里。美呢？她好了罢？我今早走的时候，她还没有起床。”说着放下帽子，脱下大衣挂在墙上，走了进来坐下。

诗人也坐下，说：“美好了，下午还有茶客，她一会儿还听戏去。”

这时我们的太太已拉着彬彬的手过来。身上已换了黑色洒花丝绒的长衣，肩臂之间，隐约的露着玉肌，脚底下是肉色丝袜子，青缎高跟鞋。重施脂粉，也点上口红，显得容光焕发。彬彬是大红绸子衣服，乳色的领袖，白丝袜，黑漆皮鞋。进门看见我们的先生，便跳了过去，抱住笑道：“爸爸，妈妈带我听戏去。”我们的先生没有说什么，只把彬彬抱在膝上，摩抚着。

我们的太太仍旧站着，手扶着椅背，有意无意的问我们的先生：“娘叫我去听杨小楼，也在那边吃晚饭，你和我们一块儿去罢？”我们的先生看着诗人，踌躇的说：“我想我不去了，你们去罢。我今天有点倦，银行里开会整开了一下午；刚才孙经理还请我和他到六国饭店去看西班牙跳舞，我辞了他，我想着你不大舒服，我自己去也没有……”

我们的太太听着，忽然看了诗人一眼，一回身便侧坐在先生的身旁，扶着先生的臂腕，幽幽的说：“我本来也不一定要去，因为娘那边已约下了人，只好去应酬一下，你既然牺牲了西班牙跳舞来陪我，我也愿意牺牲杨小楼来陪你。我也倦，我们只在家里守着炉火坐坐也好！”

我们的先生愕然了，从来未曾受过这样的温存！他受宠若惊的正要说话，我们的太太赶紧说：“你不

用劝我，我一定不去了！我倦得很，只要你陪着我！”说着歪了下去，俯在先生的肩上，眼里竟然有了泪光。

诗人默然站起来，把烟头扔在炉里。我们的先生也默然，只轻轻的拍着太太的肩背。彬彬本来只坐在父亲膝上，睁着大眼，很悬心的听着他们说话，至此便溜了下来，走到我们太太跟前，说：“妈妈，你不去了，我呢？”我们的先生抬头看着诗人说：“美倦了不去，由她罢，你带彬彬去，怎么样？”诗人还不及回答，我们的太太已连忙坐了起来，说：“别烦他了！人家还有饭局呢！”先生说：“既如此，彬彬也不用去了，小孩子太睡晚了，到底不好。”

Daisy 站在门口，臂上带着太太和彬彬的大衣。听到这里便微笑着进来，俯了下去，在彬彬耳边，轻轻的说了几句话。彬彬忍着泪，低头向父亲和母亲说了声“明天见”，便牵着 Daisy 的手出去。

我们的太太隔窗唤着 Daisy，说：“你再打电话告诉老姨太太，说我又觉得不大舒服，不能来了。也吩咐厨房里把我们的饭开到这里来罢，这里有火，暖和些。”Daisy 一面答应着便走了。

诗人拍了拍身上的烟灰，对我们的太太说：“那么我走了，明天见罢。我还要回去写几封信，我也太懒，晚上屋子里又冷，总不想拿笔，总挨朋友们的

骂。”我们的先生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不是有饭局么，怎么又到冷屋子里去写信？若如此，就在我们这里用了晚饭再走。”诗人凝神看着炉火，回头笑说：“不用晚饭了，我也吃不下。我已住惯了冷屋子，正是‘惭愧了单寒羁旅’！”他一面笑着吟哦着，往外就走。我们的太太忽然站起，要叫住诗人，诗人有我们的先生送着，已走出小院门口了。

门外是暮色逼人，诗人叫来了拱腰缩颈站在墙隅的车夫，一步跨上车去，伸直了腿，深深的向天嘘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走，六国饭店！”

竟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夜。

（本篇最初连载于天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1933年9月27日第2期至第10期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冬儿姑娘》，北新书局1935年5月初版。）

《娜拉的出路》序

我在燕大教书的第一年——一九二六——便认识林培志，那时她是一个很沉静，很温柔，很文雅的姑娘，课余我们也常有谈话的机会，她的一切，都能得到我的喜爱。

林女士自沈阳事变后开始写作，到如今已有十余篇。我在报纸上看见“唢佳”或“宝琴”的作品，便会分外注意，自《舞后》到《募捐》，觉得林女士的作品，有成书发行之必要了。

她的作品当然有着一切女作家的长处，描写得很细腻，很深刻，注意到家庭里夫妇，主仆以及一切的问题，同时对于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，憧憬，烦闷，也能体贴入微，写出时代的叹息和呜咽。——此外，林女士如此年轻，笔下也免不了有着一切女作家的短处，不过这种困难是会随着年龄与经验之发展而渐渐消灭的。

我觉得林女士和我的创作经验，有点相同，她是

从“九一八”后写作的，我是从“五四”后写作的，同是被时代的呼声所唤醒。她和我同是先写分内应交的文章，因而引起自己写作的兴趣。她和我同是先写时代问题的小说……不过我却不希望此后的她像我，因为我十年以来没有进步，这是人我所公认的。她应当以我为中途警告“危险”的红灯！

文坛上真是消沉，女作家尤其寂寞！去国的去国，搁笔的搁笔，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雨打风吹，所余无几了。对于这欣欣向荣的嫩芽，我觉得自己无能多写作的人，至少有珍护灌溉的责任。我自己的经验是：读者的注意与批评是作者最猛烈的兴奋剂，我便商之于林女士，把这十段短篇交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了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，海淀，北平。

（《娜拉的出路》，小说集，林培志作，1939年9月燕京印刷所初版。）

冬儿姑娘

“是呵，谢谢您，我喜，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您比在北海养病，我陪着您的时候，气色好多了，脸上也显着丰满！日子过的多么快，一转眼又是一年。提起我们的冬儿，可是有了主儿了，我们的姑爷在清华园当茶役，这年下就要娶。姑爷岁数也不大，家里也没有什么。可是您说的‘大喜’，我也不为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归着，心里就踏实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

“说起来真像故事上的话，您知道那年庆王爷出殡，……那是哪一年？……我们冬儿她爸爸在海淀大街上看热闹，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丢了。那天我们两个人倒是拌过嘴，我还当是他赌气进城去了呢，也没找他。过了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还不来，我才慌了，满处价问，满处价打听，也没个影儿。也求过神，问过卜，后来一个算命的，算出说他是往西南方去了，有个女人绊住他，也许过了年会回来的。我稍微放点

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哪能说丢就丢了呢，没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

“那时候我们的冬儿才四岁。她是‘立冬’那天生的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她爸爸本来在内务府当差，什么杂事都能做，糊个棚呀干点什么的，也都有碗饭吃。自从前清一没有了，我们就没了落儿了。我们十几年的夫妻，没红过脸，到了那时实在穷了，才有时急得彼此抱怨几句，谁知道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

“我抱着冬儿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来了，说：‘你跟我回去，我养活着你。’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个孩子，再加上我，还带着冬儿，我嫂子嘴里不说，心里还能喜欢么？我说：‘不用了，说不定你妹夫他什么时候也许就回来，冬儿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想法子看。’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后您猜怎么着，您知道圆明园里那些大柱子，台阶儿的大汉白玉，那时都有米铺里雇人来把它砸碎了，掺在米里，好添分量，多卖钱。我那时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里砸石头。一边砸着石头，一边流眼泪。冬天的风一吹，眼泪都冻在脸上。回家去，冬儿自己爬在炕上玩，有时从炕上掉下来，就躺在地下哭。看见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时哪一天不是眼泪拌着饭吃的！

“去年北海不是在‘霜降’那天的雪么？我们冬儿给我送棉袄来了，太太您记得？傻大黑粗的，眼

稍有点往上吊着？这孩子可是利害，从小就是大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没改。四五岁的时候，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，押摊，耍钱，输了就打人，骂人，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样，虽然蛮，她还讲理。还有一样，也还孝顺，我说什么，她听什么，我呢，只有她一个，也轻易不说她。

“她常说：‘妈，我爸爸撇下咱们娘儿俩走了，你还想他呢？你就靠着我了。我卖鸡子，卖柿子，卖萝卜，养活着你，咱们娘儿俩厮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时候还强么？你一天里淌眼抹泪的，当的了什么呀？’真的，她从八九岁就会卖鸡子，上清河贩鸡子去，来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挑子，跑的比大人还快。她不打价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人和她打价，她挑起挑儿就走，头也不回。可是价钱也公道，海淀这街上，谁不是买她的？还有一样，买了别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骂。

“不卖鸡子的时候，她就卖柿子，花生。说起来还有可笑的事呢，您知道西苑常驻兵，这些小贩子就怕大兵，卖不到钱还不算，还常捱打受骂的。她就不怕大兵，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么的，一直往西苑去，坐在那操场边上，专卖给大兵。一个大钱也没让那些大兵欠过。大兵凶，她更凶，凶的人家反笑了，倒都让着她。等会儿她卖够了，说走就走，人家要买她也不给。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门来了？我在院子里洗衣

裳，她前脚进门，后脚就有两个大兵追着，吓得我们一跳，我们一院子里住着的人，都往屋里跑，大兵直笑直嚷着说：‘冬儿姑娘，冬儿姑娘，再卖给我们两个柿子。’她回头把挑儿一放，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说：“不卖给你，偏不卖给你，买东西就买东西，谁和你们嘻皮笑脸的！你们趁早给我走！”我吓得直哆嗦！谁知道那两个大兵倒笑着走了。您瞧这孩子的胆！

“那一年她有十二三岁，张宗昌败下来了，他的兵就驻在海淀一带。这张宗昌的兵可穷着呢，一个个要饭的似的，袜子鞋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儿就拍门进去，翻箱倒柜的，还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淀这一带有点钱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妇儿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穷又老，也就没走，我哥哥说：‘冬儿倒是往城里躲躲罢。’您猜她说什么，她说：‘大舅舅，您别怕，我妈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们吃不了我，我还要吃他们呢！’可不是她还吃上大兵么？她跟他们后头走队唱歌的，跟他们混得熟极了，她哪一天不吃着他们那大笼屉里蒸的大窝窝头？

“有一次也闯下祸——那年她是十六岁了，——有几个大兵从西直门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们后院里，她答应晚上请人家喝酒。我是一点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开了。晚上那几个大兵来了，吓得我要死！知道冬儿溜了，他

们恨极了，拿着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后来亏得那一营兵开走了，才算没有事。

“冬儿是躲到她姨儿，我妹妹家去了。我的妹妹家住在蓝旗，有个菜园子，也有几口猪，还开个小杂货铺。那次冬儿回来了，我就说：‘姑娘你岁数也不小了，整天价和大兵捣乱，不但我担惊受怕，别人看着也不像一回事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儿家去，给她帮帮忙，学点粗活，日后自然都有用处……’她倒是不刁难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

“后来，我妹妹来说：‘冬儿倒是真能干，真有力气。浇菜，喂猪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门取货，回来还来得及做饭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样，脾气太大！稍微的说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’真的，她在她姨儿家住不上半年就回来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是我劝着她走的，不过她不在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时候。那一回我们后院种的几棵老玉米，刚熟，就让人拔去了，我也没追究。冬儿回来知道了，就不答应说：‘我不在家，你们就欺负我妈了！谁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来认了没事，不然，谁吃了谁嘴上长疔！’她坐在门槛上直直骂了一下午，末后有个街坊老太太出来笑着认了，说：‘姑娘别骂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闹着玩。’这时冬儿倒也笑了说：‘您吃了就告诉我妈一声，还能不让您吃吗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这样叫我们小孩子

瞧着也不好!’一边说着，这才站起来，又往她姨儿家里跑。

“我妹妹没有儿女。我妹夫就会耍钱，不做事。冬儿到他们家，也学会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打牌，也有一两块钱的输赢。她打牌是许赢不许输，输了就骂。可是她打的还好，输的时候少，不然，我的这点儿亲戚，都让她给骂断了！

“在我妹妹家两年，我就把她叫回来了，那就是去年，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来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里自己做了饭吃了，就把门锁上，出去打牌。我听见了，心里就不痛快。您从北海一回来，我就赶紧回家去，说了她几次，勾起胃口疼来，就躺下了。我妹妹来了，给我请了个瞧香的，来看了一次，她说是因为我那年为冬儿她爸爸许的愿，没有还，神仙就罚我病了。冬儿在旁边听着，一声儿也没言语。谁知道她后脚就跟了香头去，把人家家里神仙牌位一顿都砸了，一边还骂着说：‘还什么愿！我爸爸回来了么？就还愿！我砸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罚我病了，我才服！’大家死劝着，她才一边骂着，走了回来。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又气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见香头。谁知后来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没有什么。算是，‘神鬼怕恶人’……

“我哥哥来了，说：‘冬儿年纪也不小了，赶紧给

她找个婆家罢，“恶事传千里”，她的厉害名儿太出远了，将来没人敢要！’其实我也早留心了，不过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个公公婆婆的，我又不肯答应，将来总是麻烦，人家哪能像我似的，什么都让着她？那一次有人给提过亲，家里也没有大人，孩子也好，就是时辰不对，说是犯克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来，她正坐在家里等我，看见我就问：‘合了没有？’我说：‘合了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那头命硬，说是克丈母娘。’她就说：‘那可不能做！’一边说着又拿起钱来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气，又心疼。这会儿的姑娘都脸大，说话没羞没臊的！

“这次总算停当了，我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！”

“谢谢您，您又给这许多钱，我先替冬儿谢谢您了！等办过了事，我再带他们来磕头。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养着，刚好别太劳动了，重复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，再见。”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4 年 1 月 1 日《文学季刊》创刊号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冬儿姑娘》）